



对爱与恨做出了最完美的诠释

阅读经典，感悟爱情，减少浮躁

《呼啸山庄》的丑与美并存，我不知道还有哪一部小说中的爱情、痛苦、残酷、执着，曾经如此令人吃惊地描述出来。——英国作家毛姆

呼啸山庄

〔英〕艾米莉·勃朗特 著

宋兆霖 译

名家
名译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lapnet.cn>

呼啸山庄

WUTHERING HEIGHTS

[英] 艾米莉·勃朗特◎著

宋兆霖◎译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lapnet.cn>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呼啸山庄:精装版/(英)勃朗特著;宋兆霖译.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5.10

ISBN 978-7-5190-0606-8

I. ①呼… II. ①勃… ②宋…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近代

IV. ①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48297号

呼啸山庄

著 者:(英)勃朗特

译 者:宋兆霖

出 版 人:朱 庆

终 审 人:朱 庆

责任编辑:陈若伟

装帧设计:张婷婷

复 审 人:姚莲瑞

责任校对:郑红峰

责任印制:陈 晨

出版发行:中国文联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10号,100125

电 话:010-65389136(咨询),65067803(发行),65389150(邮购)

传 真:010-65933115(总编室),010-65033859(发行部)

网 址:<http://www.clapnet.cn>

E-mail: clap@clapnet.cn chenrw@clapnet.cn

印 刷:北京德富泰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北京德富泰印务有限公司

法律顾问:北京市天池洪范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880×1230

1/32

字 数:120千字

印 张:7

版 次:2015年11月第1版

印 次:2015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90-0606-8

定 价:24.00元

译本序

现在，艾米莉·勃朗特已被公认为英国文学史上一位伟大的天才，她的长篇小说《呼啸山庄》有着永久的艺术魅力，是一部奇书，一部富有独创性和超前性的伟大作品，从而已被列入世界文学名著。

艾米莉·勃朗特(Emily Bronte, 1818—1848年)1818年7月30日出生于英国约克郡一山区小镇桑顿。和她的姐姐夏洛蒂一样，她曾就读于柯恩桥学校和伍勒小姐学校，还曾跟夏洛蒂一起去比利时布鲁塞尔的埃热夫人学校学习，但她更多的时间还是在哈沃斯的家中自学。艾米莉从小就爱好写作，12岁时开始和妹妹安妮一起，创作贡达尔史诗，还写了大量的抒情诗。她们三姐妹用笔名在1846年出版的《柯勒、埃利斯、阿克顿·贝尔诗集》，就是在夏洛蒂偶然发现了艾米莉的诗稿后，才决定自费结集出版的。接着，艾米莉写成长篇小说《呼啸山庄》，并且继姐姐夏洛蒂的《简·爱》之后，跟妹妹安妮的《艾格妮斯·格雷》一起，在1847年12月出版。可惜的是仅仅一年之后，艾米莉就于1848年12月19日病逝，结束了短促而凄苦的一生。

艾米莉外表如冰，内心似火，意志坚强，宁折不弯。夏洛蒂就说她“比男人还要刚强，比小孩还要单纯”。她独立不羁，充满激情，有着非凡的想象才能和突出的独创精神，但又偏于沉郁、孤傲，这种性格使得她不善交往，不愿合群。她渴望爱，但又得不到爱，不被理解，遭到冷落。加之看到现实社会中的种种恶行和弊端，更使她感到人生的痛苦和失望。艾米莉对整个社会、整个人类，包括她自己在内，都带有强烈的叛逆情绪和深深的悲观意识。实际上，

从《呼啸山庄》的主人公希思克利夫和凯瑟琳身上，同时通过她所写诗歌的引证，基本上可以使我们看清她的性格，她的内心，她对世界的看法，她对自由的向往，她的反抗，她的追求，她的失望和她的悲凉。

艾米莉本质上是位诗人，她有着极其丰富的想象力，极其强烈的激情和极其深刻的内心体验，她的诗有着非凡的独创性和突出的超前性。她的小说《呼啸山庄》和她的诗是一脉相承的，在本质上也是一首诗，它只是作者在诗歌中表达出的人生哲学的延续和发展而已。

从情节来看，《呼啸山庄》所叙述的是一个爱情和复仇的故事。呼啸山庄的主人——乡绅恩肖先生带回来一个身份不明的孩子，取名希思克利夫，他夺去了主人对小主人亨德利及其妹妹凯瑟琳的宠爱。主人死后，亨德利为了报复，把希思克利夫贬为奴仆，并百般迫害，可是凯瑟琳跟他亲密无间，青梅竹马。后来，凯瑟琳受外界影响，改而爱上画眉田庄的文静青年埃德加。希思克利夫愤而出走，三年后致富回乡，凯瑟琳已嫁埃德加。希思克利夫为此进行疯狂报复，通过赌博夺走了亨德利的家财。亨本人酒醉而死，儿子哈里顿成了奴仆。希思克利夫还故意娶了埃德加的妹妹伊莎贝拉，并进行迫害。内心痛苦不堪的凯瑟琳在生产中死去。十多年后，希思克利夫又施计强使埃德加的女儿小凯茜，嫁给自己即将死亡的儿子小林敦。埃德加和小林敦都死了，希思克利夫最终把埃德加家的财产也据为己有。复仇得逞了，但是他无法从对死去的凯瑟琳的恋情中解脱出来，最终不吃不喝苦恋而死。小凯茜和哈里顿继承了山庄和田庄的产业，两人终于相爱，去画眉田庄安了家。

这样一个来自现实生活的不算太奇特的故事，怎么会引起人们震撼的呢？

首先是《呼啸山庄》完全不同于当时流行的作品。作者用不同的方式，不同的视角阐述了这样一个主题，它没有经过城市文明的

熏陶和浸染，是完全用山乡荒原的自然色调绘成的。故事的背景是一片狂风呼啸的荒原，故事中的人物保留着大自然的风貌和原始的本性：质朴、粗犷、率真、刚强，感情奔放不羁，举止疯狂无度，爱起来不顾一切，恨起来不计后果。这在温文尔雅的谦谦君子看来，自然显得野蛮而奇特。至于书中希思克利夫的复仇行为，就更显得阴森恐怖了。可是，是谁剥夺了他的爱？是什么扭曲了他的人性？在维多利亚时代，贵族富豪踌躇满志，世俗等级观念到处横行，身份第一，金钱至上，人们的精神受到强烈的压制，人性被残酷地扭曲。正因为如此，具有强烈反叛意识和自由思想的艾米莉，通过作品中的主人公，对罪恶现象给予揭露，起而抗争，把自己的正义、自己的激情、自己的愤怒都融入了这部作品之中。

更何况，希思克利夫的爱毕竟还是战胜了自己的恨，当他的复仇计划一一实现时，他并没有胜利的喜悦，而是在茫茫荒原上漫游，最后不吃不喝，安然死去。这样一个饱受苦难和屈辱的人物，对爱情至死不渝的渴求，对命运不屈不挠的抗争，真是一生追求，死而无悔；尽管复仇手段显得残忍，但读来还是让人感到苍凉和悲壮。

《呼啸山庄》的独创性、超前性也反映在作者的艺术构思和叙事手法上，这种构思和手法使作品有了超常的深度和力度。

《呼啸山庄》通过三十多年的时间跨度，叙述了恩肖和林敦两家两代人的感情纠葛这样一个错综复杂、惊心动魄的故事。如果按当时的传统手法来写，很可能会落入单线结构的窠臼，而且势必洋洋大观，才能交代清楚。艾米莉打破传统，率先采用了基本倒叙法，即小说的主体部分采用倒叙，只有开头的三章和结尾的四章是顺叙。一上来就让读者看到了这场爱情复仇风暴的基本格局，把呼啸山庄的那种荒凉、败落的环境和人际冷漠、紧张的气氛，呈现在读者的面前，使读者和洛克伍德一起产生了种种疑团。通过洛克伍德夜宿山庄的所见所闻和可怕的梦魇，山庄有了一种悲凉和

神秘的色彩，更加增加了悬念，迫使读者非去寻根问底、弄个水落石出不可。

至于叙述故事的人，作者也设置得极为巧妙。除了一个和读者处于同等地位的局外人洛克伍德外，主要是原来的女仆、后来的管家艾伦·丁恩（虽说15章后改由洛克伍德据她所说复述）。除他们之外，参加叙述的还有凯瑟琳、伊莎贝拉·林敦、小凯茜、女仆齐拉等人。他们从各自的角度，用口述或文字向读者共同叙述了故事的全过程，使得故事层次分明，丝丝入扣，互为补充，互相引证，从而使整个叙述更加真实，更加生动，更有说服力。而作者本人，则一直深藏在背后，既不出场说教，也不出面评论，是非曲直完全让读者自己作出判断，给读者留下了充分的想象空间。这种多视角的叙事方法，以及作者不做全知全能上帝、深藏背后、和读者疏离的做法，完全是现当代文学中的叙事手法，而艾米莉早在一百五十多年前就开始采用了，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创新，一种超前。

从人物的设计来说，《呼啸山庄》中主要有两个三角模式，一个是凯瑟琳、希思克利夫、埃德加，一个是小凯茜、哈里顿、小林敦，都是一女两男，但反映的是两代人不同的爱。如果我们把这两种爱称为原始爱和文明爱的话，第一代的爱是原始爱最终超过了文明爱，凯瑟琳不仅病中思念呼啸山庄，临终前终于投入希思克利夫的怀抱，紧搂着希思克利夫，而且死后成了孤魂，还迫切盼望回到呼啸山庄，发出“我回家来了，让我进去吧！”的苦苦哀求。而第二代的爱是文明爱超过了原始爱，小凯茜日思夜盼地想回到画眉田庄，在她教育改造了哈里顿、使他摆脱了愚昧和粗野之后，终于双双回到了象征文明的画眉田庄。

《呼啸山庄》不仅结构奇巧，手法独特，而且在细节的描写和语言的运用上，也有其独到之处。不管是景色、器物还是人物外表，描写都极为鲜明精细，如对两个庄园周围的自然景色和内部的家具布置的描写等，就连故事情节的年月日，也都非常确切严密，甚

至可以列出一张精确的年代表。所用的语言质朴、生动、明快、流畅，不事雕琢，但又遒劲、凝练、简洁，惜墨如金，从而使作品大大地加强了真实感人的生活气息，渲染了强烈浓厚的思想感情，丰富了奇特超凡的主观想象。再加上梦幻、象征、预兆、隐喻的运用，以及神秘、怪诞的哥特式手法，使作品更加富有诗意，加强了深度和力度。

由于《呼啸山庄》的复杂性和多义性，一百五十多年来，对它的评述和研究卷帙浩繁、歧见纷呈。正如有人说的那样，《呼啸山庄》是一部奇书，也是20世纪文学批评界的一部受宠书，从对它的评论中，可以看出文学批评理论流派的演变；对它和它的作者的评论，简直就是一部20世纪文学批评史的缩影。可以想见，对《呼啸山庄》这样一部“神秘莫测”的作品，今后还会出现更多的阐释，更多的评述研究著作。真是说不完的《呼啸山庄》，道不尽的艾米莉·勃朗特。

宋兆霖

目 录

第一章	初访呼啸山庄.....	1
第二章	房东一家.....	6
第三章	神秘的房间.....	13
第四章	一个野孩子.....	22
第五章	老恩肖去世.....	28
第六章	夜探画眉田庄.....	31
第七章	凯瑟琳的变化.....	36
第八章	凯瑟琳和埃德加.....	42
第九章	希思克利夫失踪.....	50
第十章	希思克利夫归来.....	59
第十一章	争 斗.....	66
第十二章	凯瑟琳病了.....	74
第十三章	伊莎贝拉的信.....	79
第十四章	探望伊莎贝拉.....	85
第十五章	最后的幽会.....	89
第十六章	凯瑟琳的死.....	97
第十七章	客人成了主人.....	100
第十八章	凯茜小姐.....	107
第十九章	小林敦.....	112
第二十章	要回儿子.....	115
第二十一章	烧毁信件.....	118
第二十二章	小林敦病了.....	126

第二十三章	探 病	130
第二十四章	密 访	134
第二十五章	圈 套	141
第二十六章	惊恐不安的病人	144
第二十七章	中 计	147
第二十八章	逃 跑	153
第二十九章	希思克利夫的自白	159
第三十章	小凯茜成了寡妇	164
第三十一章	再访呼啸山庄	169
第三十二章	几个月后	174
第三十三章	凯茜和哈里顿	185
第三十四章	结 局	194

第一章 初访呼啸山庄

一八〇一年。那一天，我刚去拜访了我的房东回来——就是那位后来让我伤透脑筋的孤僻的邻居。这儿真是个美丽的山乡！在整个英格兰境内，我不信我还能找到一个与尘嚣这般隔绝的地方了。这是个厌世者的理想天堂。希思克利夫跟我，正好是非常般配的一对，我们可以分享这一片荒凉了。真是个绝妙的人！在我骑马来到他跟前时，只见他眉毛下那对乌黑的眼睛满含猜忌地冷冷瞅着我，看来他一点也没有想到，我心里对他有着多大的热情。待我对他通报自己的姓名时，他的手指满怀戒心地往背心袋里插得更深了。

“是希思克利夫先生吧？”我问道。

他点了点头，作为回答。

“我是洛克伍德，您的新房客，先生。我一到这儿，就急着前来拜访您，是想向您表明我的心意，但愿我这样再三要求租下画眉田庄，没有给您带来什么不便。昨天我听说您打算……”

“画眉田庄是我自己的产业，先生。”他皱起眉头，慌忙打断我的话，“只要我能办到，我是决不容许任何人让我不便的。进来吧！”

这一声“进来”是咬牙切齿地带着“去你的！”这种情绪说出来的，就连他挨着的那扇栅栏门，也没有对他这句话做出响应而有所动作。我想，正是这种情况促使我决定接受这一邀请。对这样一个人物，我感到很有兴趣，看来他比我还要矜持得多哩。

待到看见我的马儿的胸膛快要碰上栅栏，他倒也伸手解开了门链，然后很不乐意地领我走上石铺路。我们一进院子，他就大声

喊道：

“约瑟夫，来把洛克伍德先生的马牵走，另外再拿些酒来！”

“我看，这家人家就这么个仆人了吧，”听了他那个双料命令，我暗想，“怪不得石铺路上长满了草，树篱也得靠牛羊来修剪了。”

约瑟夫是个上了年纪的人，不，应该说是个老头——也许已经很老了，虽说身子骨倒还硬朗结实。

呼啸山庄是希思克利夫先生住宅的名称。“呼啸”一词，在当地来说有着特殊的含义，它形容在狂风暴雨的天气里，这座山庄所经受的风呼雨啸。当然，住在这儿，清新纯净的气流是一年四季都绝不会少的。只需看一看宅子尽头那几棵生长不良、过度倾斜的枫树，还有那一排瘦削的、全都把枝条伸向一个方向，就像在向太阳乞求布施的荆棘，你就能琢磨出从旁刮过的北风该有多大的威力了。多亏当年的建筑师有先见之明，把这幢宅子盖得非常结实，狭窄的窗子深深地嵌在墙里，墙角都砌有凸出的大石块保护着。

在跨进门槛之前，我停步观赏了一下布满宅子正面、特别是大门周围的那些奇形怪状的雕刻。在大门的顶上，在那些破损剥落的怪兽和不知害臊的小男孩中间，我还发现了“一五〇〇”这个年份和“哈里顿·恩肖”这个姓名。

不用经过任何穿堂或过道，我们一跨步便进了这家人家的客厅。这儿的人把这叫做“正屋”，是很有见地的。它通常包括厨房和客厅。不过我认为，在呼啸山庄，厨房一定给挤退到另一间去了。至少，我听出喋喋的说话声和碗盘的相碰声，是一直从里面传出来的；而且在大壁炉的旁边，看不到有烤炙、烧煮或烘焙的迹象，也不见墙上有什么铜锅和锡淘盆在闪闪发光。只有在屋子的另一头，有一口橡木的大碗橱，上面一排排摆着无数白镏盘子，叠得快到房顶，其间还杂放着一些银壶、银杯，倒是它们反射出闪烁的光芒和热气。在碗橱底下的圆拱里，躺着一只硕大的酱色母猎狗，身边围着一窝尖声叫着的小狗；还有几只狗则躺卧在别的隐蔽的地方。



这样的屋子和陈设，要是属于一个普通的北方农民，有着一张倔犟脸膛和一双适合穿短裤、扎绑腿的壮腿的庄稼汉，那也就没有什么奇特的地方。只要你选的正好是刚吃过饭的时间，你在这山区方圆五六英里的地方走上一圈，包你随处都可以看到这样的人物，安坐在他的扶手椅里，面前的圆桌上放着一大杯浮着泡沫的麦芽酒。可是，希思克利夫先生跟他的住宅和生活方式，却形成了一个奇怪的对比。从外貌看，他像个皮肤黝黑的吉卜赛人，可是从衣着举止看，他又像位绅士——也就是说，像许多乡绅那样的绅士——也许有点衣冠不整，但他的不修边幅看上去并不刺眼，因为他有一个挺拔、漂亮的身材。他那张脸却颇为阴郁。也许有人会认为，他多少带点儿缺乏教养的傲慢。我倒对此有所理解，觉得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我凭直觉知道，他的这种矜持，是出于对卖弄感情——对互相表示热情的厌恶。他把爱和恨全都放在了心里，而且还认为，被人爱和恨也是一件很不体面的事。

我在壁炉旁的一把椅子上坐下，我的房东也走到对面的一把椅子跟前坐了下来。为了填补这短暂的沉默时刻，我伸手想去抚摸那条母狗。这时它已离开那窝崽子，像狼似的偷偷溜到我小腿后面，撅起

嘴唇，白白的牙齿上馋涎欲滴。

我的爱抚却惹起它打从喉头发出一串长吠。

“你最好别去理这条狗，”希思克利夫和着狗吠，粗暴地大声说道，同时用力跺了一下脚，把那更凶的吠声给止住了，“它不习惯受人溺爱——我养的不是玩赏的宠物！”

接着，他大步走近边门，再次高声叫道：“约瑟夫！”

约瑟夫在地下室的深处，含糊不清地咕哝了几句什么，但是不见有上来的动静。于是主人就亲自下去找他了，留下我和那条凶恶的母狗面对面地厮守着。另外还有一对狰狞的蓬毛牧羊犬，也和它一起留神地监视着我的一举一动。

我并不急于想跟它们的牙齿打交道，所以也就一动不动地静静坐在那儿。然而，不幸的是，我原以为它们一定不懂无声的咒骂，就对它们挤眉弄眼，做起鬼脸来。我的某个脸相竟惹恼了狗太太，它勃然大怒，纵身跳上我的膝盖。我立即把它推了下去，慌忙拉过一张桌子来挡在中间。这一下可激起了全体公愤，六只大小不同、年龄不一的四脚恶魔，一窝蜂似的从藏身处蹿了出来，扑向一个共同的目标。我发觉我的脚跟和衣边尤其成了攻击的对象，便尽可能有效地挥动那根拨火棒，挡开那几位较大的斗士，同时不得不大声求援，吁请这户人家的人赶快来重建和平。

希思克利夫和他的仆人，令人恼火地依旧不慌不忙爬着地下室的阶梯。尽管壁炉前又是撕咬，又是狺吠，已经闹得天翻地覆，可我觉得他们的步子并没有比平时快上一丁点。

多亏这时从厨房里迅速奔出一个人来——一个健壮的女人，她撩起衣裙，光着胳膊，两颊火红，挥舞着一只煎锅，冲到我们中间。她就凭着这件武器，还有她的舌头，达到了目的，出奇地平息了这场风暴。待到她的主人上场时，只留下她了，她正像大风刮过的海洋那样喘息着。

“见鬼，到底是怎么回事？”他问道，朝我瞪了一眼。刚才受到那

样不友好的对待，现在还得看这样的眼色，真让人受不了。

“是啊，真是见鬼了！”我嘟哝着说，“就是有鬼附身的猪群，也没有您家的这班畜生凶哩。您倒不如把一个生客丢给一群猛虎呢！”

“不去碰它们，它们是不会惹事的。”他说着，把酒瓶放到我的面前，把拖开的桌子搬回原处，“狗是应该保持警觉的。喝杯酒吧。”

“不，谢谢。”

“没给咬着吧？”

“要是我给咬着了，我就要在那咬人的东西上打下印记了。”

希思克利夫绷紧的脸上转而露出了一丝笑意。

“得啦，得啦！”他说，“您受惊了，洛克伍德先生。来，喝点酒吧。我这屋子难得有客人来，我愿意承认，我和我的狗都不大懂得该怎样来接待客人。祝您健康，先生！”

我鞠了一个躬，举杯回敬了一句祝辞，并希望明天再来拜访。

他显然不希望我再来打扰。可是尽管如此，我还是要来。说来奇怪，跟他一比，我发觉自己是多么爱交际啊。

第二章 房东一家

昨天下午天很冷，又有雾。我本想在书房的炉火边度过这半天时间，不打算踩着荒原上的杂草污泥到呼啸山庄去了。

可是，当我用过正餐上了楼，跨进书房时，却见一个女仆跪在那儿，身边放着扫帚和煤斗，她正在用大量的煤灰压住火苗，弄得满屋子扬满了灰尘。这一景象立刻赶我回了头。我戴上帽子，走了四英里路，来到希思克利夫家的花园门口。这时天空开始飘起雪花，我正好躲过了今年的第一场鹅毛大雪。

我抓住门闩，使劲摇动起来。脸色乖戾的约瑟夫，从谷仓的一个圆窗洞里探出头来。

“你干吗？”他大声叫嚷着，“主人在羊圈里。你要跟他说话，就打谷仓的那头绕过去。”

“屋里没人开门吗？”我也大声应答道。

“除了太太，一个人也没有。你就是闹腾到夜里，她也不会来开门的。”

“为什么？你不能告诉她我是谁吗，呃，约瑟夫？”

“别找我！我才不来管这种事哩。”咕哝了这么两句，那脑袋就不见了。

雪开始下大了。我抓住门把，又试了一回。这时，后面院子里出现了一个扛着干草叉、没穿外套的小伙子。他招呼我跟着他走。于是，我们穿过洗衣房，经过一个石头铺的院场（那儿有一间堆煤的棚屋，一台水泵，还有一个鸽子棚），终于来到了头天接待过我的那间暖

和、敞亮的大屋子。

壁炉里，煤块、泥炭和木柴混合燃起的熊熊炉火，烧得正旺，闪耀出明亮、欢快的光辉。在等待摆上丰盛晚餐的餐桌旁，我很高兴地见到了那位“太太”，以前，我从没想到他家还有这样一位人物。

我对她行了礼，然后等待着，以为她会请我坐下。可她只是朝我打量了一下，就往后朝椅背上一靠，一动不动，默不作声了。

“刮暴风雪了！”我说，“希思克利夫太太，我怕是因你的仆人贪闲让你家的大门受累了。我费了好大的劲，才使他们听到我在敲门！”

她始终不吭一声。我注视着她——她也注视着我。反正她一直就用一种冷漠的神色盯着我，让人甚感窘迫，极不愉快。

“坐下吧！”那小伙子粗声粗气地说，“他就要来了。”

“是请你来喝茶的吗？”那位太太在自己那整洁的黑衣裙上系上一条围裙，然后站在那儿，手里拿着一匙茶叶正准备往茶壶里倒，问道。

“能喝杯热茶真是太高兴了。”我应声说。

“是请你来的吗？”她又问了一句。

“不，”我脸带一点笑容说，“你就是请我的人呀。”

她蓦地把茶叶倒回罐里，将匙子和茶叶罐一丢，使性子地坐回到自己的椅子上。她前额紧蹙，朱唇撅起，就像一个快要哭出来的孩子。

这时，那小伙子已经穿上一件相当破旧的外衣，站在壁炉跟前，从眼角里瞅着我；那神气，就像是我們之间有着什么未了结的深仇大恨似的。

既然无从判定他在这家人家中的地位，我觉得还是不去理会他那奇怪的举止为好。过了五分钟，希思克利夫先生进来了，多少总算把我从这种不自在的场面中解救了出来。

“您瞧，先生，我说话算数，真的来了！”我装出高兴的样子，大